

子岡作品选

新 华 出 版 社

子网作品选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插页三页 277,000字

1984年4月第一版 1984年4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7203·056 定价：1.20元



作 者 像（一九五六年）



作者手迹

子冈小传

一九一四年生。幼年的大部分时间在苏州度过。小学时曾在全县的作文比赛中得过第一名，因而获得小学校长赠予的一把团扇，上面书写了“为校争光”四个字。中学时代开始投稿，最初用本名彭雪珍，后来感到“珍”字俗气，便随意拼凑出笔名“子冈”。当时投稿最集中的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不久她就引起了叶圣陶先生的注意。后来，《中学生》上还出现过研究、分析她的习作的专论。二十岁时只身赴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学习英语。由于常向《大公报》副刊投稿的缘故，不久又受到主编这个版面的沈从文先生的提携。上了两年大学之后，应邀到上海参加《妇女生活》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的负责人沈兹九，恰恰是她中学时代的图画和手工老师。她以《妇女生活》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江西革命根据地，到苏州监狱探访过被囚的“堂姐”——后来被民众誉为“七君子”之一的女律师史良，在上海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并发出旗帜鲜明的报道。

一九三八年她和丈夫徐盈在武汉，经胡绳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迁居重庆。整个抗战时期她都在重庆度过。八年中，他们表面上是“中立”的第三报（既不是反动的《中央日报》，也不是革命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的记者，

秘密地接受中共办事处的单线领导。子冈在此期间写了不少出色的新闻、通讯。她为在桂林出版的《大公报》写了反映重庆真实情况的《重庆航讯》近百篇，后来被新闻界同人誉为“重庆百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她写出了轰动大后方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的著名特写。

解放战争时期，她和徐盈又转至《大公报》北平办事处工作。她继续以新闻报道为武器，揭露了美蒋阴谋和故都人民生活的煎迫。在同时代的记者当中，子冈较早地尝试着把文学手法融汇进新闻采写之中——既保证了新闻的准确性，又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提高了感染力。她极少做小说，但此时期她的一篇自传体小说《惆怅》很有影响——因公然怀念在延安的弟弟而震动朝野，周恩来同志曾赞扬它“把革命的感情与骨肉感情结合到一起了。”

自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她先后在《进步日报》、《人民日报》和《旅行家》杂志工作。她曾深入新疆等边远地区，曾访问过许多劳动人民，写出一大批类似《官厅少年》、《老邮工》和《雪亮的眼睛》这样富于文学气息的作品。同时先后随各种代表团出访欧亚七、八个国家，出版了《苏匈短简》。自一九五一年起，她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七年她被错划为右派。次年即随下放干部去河北安国劳动。后因腿疾回京，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劳动。摘帽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做编辑。

一九七九年获得改正，并重任了《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近二三年卧病在床，但仍以不泯的热情和传神的笔触，写出《人之初》、《汽笛》、《塑像》、《紫禁城退想》这样一些抒情小品。

子冈作品选序

前不久,我在今年第四期《大地》上,看到萧离同志一篇题名《宝刀不老》的文章,副标题是《子冈几篇短文读后》。文字不多,内容却斑驳陆离。文中提及四十年来几个相熟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及遭遇种种,和我去年在《文汇报增刊》上见到子冈所写《熙修和我》一文,内容相似而不尽同。子冈文章提到在满布国民党便衣特务、日机狂轰滥炸四十年代的重庆,她和浦熙修并肩采访,分别写稿,共同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和生活;写浦熙修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遭特务毒打,被捕入狱,斗争得非常坚强种种。她们在那样艰险复杂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坚持斗争近十年,直到迎来了全国解放。国家看到了前途,民族有了希望,那些充满乐观振奋人心的岁月,谁不欢欣鼓舞!凡是热爱这个备受压迫、多难多灾国家的知识分子,不论新旧,莫不感到有必要投身革命,发挥所长,紧贴国家需要,努力完成建设新国家任务。多少年的理想实现了,这一对新闻界姐妹更是欢欣鼓舞,为适应新形势,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她们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准备献身革命。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两人竟一同裹入一场倏忽而来大风暴漩涡中,无从自拔。风暴信息时断时续,直到一九六六年,愈来愈猛烈,席卷全国,即使是德高望重老一辈革命家、老师、大将,都措手不及,一一被“革命小将”绊倒,未

能幸免，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知识分子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下，除极少数外，几乎全被“横扫”。一些拿笔杆子写文章的，在这场风风雨雨中，被批斗得颠三倒四，无所适从，一直延续了十年。死的默默死去，偶然幸存的，也大都由青春年华进入身心交病衰老迟暮之中。

几个幸运活下来的同行故旧，尽管在这长长岁月里，和社会一切近于完全隔绝，耗尽了一生精力最最旺盛的一段生命！由于对国家的热爱、对今后发展前途的关心，始终还不失去生存的信心和定向，三五故旧相逢，又还能相互鼓舞支持，维持了纯厚友谊，长远不褪色走样。因此在“四人帮”一伙倒台后，就共同怀着“人间重晚晴”心情，又复作重新拿笔准备。凡是过来人，自会理解到，提起手中这支笔，首先感到的是分量如何沉重！

我在三十年代中，对于当时报刊上那张充满新的气息有分量的通讯特写，就是个热烈爱好者。我曾在《自传》中提到，我欢喜读一本小书，同时还念念不忘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自从我十岁来到大都市讨生活后，那本大书篇幅虽扩大了，但深度实大不如前，直接接触到的人事内容范围可缩小了。转到学校教书后，接触面便更缩小。深幸所在几个大学，不是汪洋万顷碧波无际的大海边，就是仿佛来自天上，一泻万里的长江中游，增加了我横海扬帆的远梦。但初进大城市二十年以来，我对于当时在剧烈变动中社会人事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无知或所知不多，渴望从别一方面得到充实。这些从报刊中反映社会动荡新闻特写，它们便给我许多有益补充。特别是这些作品所使用的不拘一格的表现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技术，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育。三十年代前期，我写的两个叙述地方人事景物的散文小册子，就或多或少是在当时报纸上那些通讯报道特写纪事影响下完成的。我们经常听到对于某一文学

作品的赞美,说它“生活气息浓厚”。事实上三十年代以来,一些突破旧社会重重苛刻检查制度,报章上刊载的那些有内容、有分量、有褒贬的通讯特写,才真够得上这个赞许。只是照旧社会的习惯,一般读者可极少注意这分得来不易的成就。

最近听说卧病在床的子冈,尚未恢复健康,她的新旧作品却有机会行将编辑付印。我得到这消息十分高兴,希望不久就可以读到这本书。还有徐盈同志解放前在天津《大公报》写的不少通讯报道,和解放后发表的一些专题性访问文章,希望也能集印出版。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和事,即或多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们毕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它们反映的人事和斗争,它们的写作方法和艺术成就,当时既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今后依旧值得借鉴参考,尽管习惯上总还认为报道特写都有个时间性,和一般文艺作品情形不同。其实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作品,不管是特写报道,还是小说诗歌,同样会起到好作用和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一年级国文课,记得当时就曾由教学会议提出两种新的措施,一是教授不分等级,都得担任一年级国文教学,便于提高同学国文基本知识。二是选定课外读物二十种,内有范长江、徐盈两位的新闻通讯新著各一册,放在最前面,表示特别值得重视。

这种措施对于同学起过一定好影响。这个办法据个人意见实在也可作今后全国大专院校参考。当前主持高等教育的负责人,都是“一二九”运动的过来人,一定会比我还明白当时这些新闻通讯报道,配合当时学运所起的作用和贡献。

沈从文

一九八一,九月五日

目 录

雪珍的姆妈.....	1
冰心女士访问记	5
“堂姐”史良会见记	15
天堂散记	20
浙赣线上	26
烟火中的汉阳	31
武昌被炸区域之惨象	33
新中国的少年们	36
儿童歌咏会素描	40
文化的传播与改造	42
女佣工座谈会.....	45
访马占山将军.....	53
张自忠将军会见记	56
熔炉	60
印度援华医疗队长安华德博士	77
中国的奈丁格尔——蒋鉴女士	80
访凤定游击司令方昭舟老人.....	88
绿川英子偶访.....	93

女参政员之声	96
迎日本反战同盟	99
重庆的米和煤	103
猫与鼠	106
渝市妇慰分会三周年纪念	108
重庆的孩子们	111
李宗仁夫人会见记	115
访黄炎培先生	118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	121
新岁新声	123
重庆新春	127
女公务员日记	131
妇女百像	134
陪都近闻	138
陪都文化风景	142
晚秋杂写	148
重庆心声	151
陪都小简	155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157
重庆四十四日的毛泽东	160
北平小事	162
北平岁寒图	167
如是我闻	170
北平二三事	174
北平的春天	178
烽火北平	181

张家口漫步	185
愁城记	196
我寻觅和谐与幸福	201
记北平国剧界	205
访列宁故居	210
列宁博物馆印象记	215
克里姆林宫印象记	220
寄赫尔辛基	225
伊宁所见	233
匈京短简	241
迪化一周间	246
会见安格林娜	252
记盲人模范工作者黄乃	256
老邮工	263
官厅水库的春天	271
官厅少年	279
梅兰芳走向工农兵观众中	286
初游列宁格勒	292
回到重庆	300
忆印度女记者	309
在印度过年	315
难忘的印度	319
我们在迈索尔的时候	324
叶圣陶访问记	329
回忆白玉霜母女	332
忆邹韬奋	335

熙修和我	338
人之初	344
葵花子	347
沈叔羊和他的画	349
探监	351
塑像	354
紫禁城遐想	357
毛主席在重庆	360
旅行家·个性·游记	365
汽笛	368
僵局	371
乡愁	374
聂绀弩和他的旧体诗	378

雪珍^①的 姆 妈

她很会也很能爱她的孩子们，理由是：她是他们的母亲。

她看着每一个孩子在她的爱护抚养下长大，如今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她很快活——然而她是老了——渐渐地衰老了。

在家庭，她是个勤俭贤能的主妇；同时，她也够得上说是良妻和雪珍他们的贤母。她有坦白的心地和真挚的性情。近年来更受了一些新潮流的薰染——她被感化了；很了解除了看护抚养之外，还有个绝大的义务给她的孩子们——那圣洁永恒的母爱。她的心几乎完全倾注在几个孩儿身上，她用尽了她的心力，不为了将来“享儿福”，只希望儿女们能了解她，能了解母亲的辛劳苦楚；然而她也知道这本是她的义务。

她脾气刚直得稀有，这或者是遗传，因为她的奶妈是徽州籍，总还带着点儿刚毅的根性儿，现在，甚至又传给了雪珍她们。她时常提起儿时，她们是以“严正”作家规的，外祖母的刚劲儿常使孩子们咋舌，当母亲在灯下姁姁地象夜流的山泉似地讲着的时候。最后，孩子们无意识地笑了，自庆着妈妈没有受这个传染，神秘地笑了，象是在对谁矜夸。

① 雪珍系子冈原名，此篇系中学时代习作，并发表于《中学生》杂志。

她也曾进过几年学校，很小的时候便由外祖父教她念《论语》、《孟子》之类，现在之所以能写信，能看《红楼梦》、《儒林外史》之类的书籍或杂志报章，也还仗那时候得到的一些读书能力。至于如今，已不是她读书的时候了，因为环境已这样地支配好了，虽然有时她还有兴来问她的孩子们关于那些她所懂不清楚的。

这情景，使孩子们会茫茫地，茫茫地感到一阵薄恋，人们终究是忙碌的，清闲日子又能有多久！这样，在一面惋惜母亲的多劳之外，便益发觉得目前真是幸福的时辰——而又恋恋了。

母亲那几曲古旧的调调儿是常常哼在口头的。孩子们一听见那老调儿便晓得妈妈又在记起了什么儿时的情况了。而且，这还一定是在感到一阵悠悠然的余味正在细细揣摩的时候。孩子们常欢喜前头后头围着母亲，牵扯着母亲的衣裳，怂恿她再接下去唱。她并不挣脱孩子们的缠绕，似乎觉得这怂恿使她的忆念更深刻而成为“寸寸皆甜蜜”的了。到底，她还是顺从了孩子，她几曾想到过那二三十年前在学校里唱的歌曲，如今却在孩子们的娇憨的纠缠中啾唔着呢！

这该是上帝的赐与吧？她压根儿是一个多情的妇人。

比较的说，雪珍的爸爸是个偏于理智的人，他研究植物学，他知道显花植物和隐花植物，他知道双子叶和单子叶，他喜欢把空闲的功夫消磨在一架显微镜下，看松柏的年轮和大麻的细胞的颜色。他只是不肯白扔功夫，虽然他并没有和雪珍的姆妈不好。到现在，他们一直很少争执。

他能够为了继续求学而置病危的娇妻于不顾而一个人溜回日本，却把重大的责任托付给家人，而且那时正是新婚之后。母亲总算侥幸，不久痊愈，但这件事她永不能忘怀，常讲给孩子们听，叫他们评理。

爸爸当然也爱孩子们，但，他爱孩子们替他背了标本箱陪他远山近水地找野花野草，那个时候，是他爱孩子们的最高潮。——他失望了，没有一个孩子能跟他弄植物学，现在，自己都把这扔了，显微镜也只冷静地被藏在满被灰尘的书架顶上——这或是衰老了的缘故。

自那次大病之后，母亲便不十分健壮了，加以为孩子们的操劳，她的精力已被剥蚀净尽。她的青年壮年早在冥冥中溜去；只剩下一些残零的梢头了——虽然她还只四十多岁。

她是个瘦瘦的修长的妇人，清秀中她没有了那青年时康健的风度。她眼眶微微地陷进，说话时那颧骨部的肌肉隐隐地有一些凹痕。这简直会使你不相信在二十年前她也曾有过康健的红颊来着。这真是想错了，这原是不可免的“自然的演变”啊！

她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嗜好的人——虽然她不是被虚荣金钱包围着的，象一般奶奶太太一样——她喜欢偶然地同几个朋友竹战，她实也太寂寞。

孩子们近年来才有些懂得母亲的爱抚是如何可敬，这或者是前些年母亲和孩子们过分隔膜的缘故。她终日地忙着应酬赴宴，时常弄到深夜回来，她的健康也为这个大打折扣。这也就是所谓太太们的“外场交际”吧。在孩子们心中，旧京一切都是可恋的，只有那臭味儿的官僚化的生活要不得。这个，是会伤害了母亲的健康的。

她是个智慧的妇人，但是敏慧中却微微有一些神经过敏，她原是个歇斯底里症的患者。她常是淡淡地象有什么事始终使她感到一阵薄愁。她爱她的孩子们，简直想永久让他们追随在她身畔。但这是不可能的，大女儿也终于为了职业问题而跑到云山远隔的塞北去，她时常疚心；当几天没信来或是气压大变的时候，她便关心